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三十八回 必顯計議搶景凡 湯隆意外擒花虹

話說花年亦怕太師爺連他也殺了，遂小心在意將一盆熱水拿上樓來，伏侍太師爺洗了血跡，又將地下血跡掃得乾乾淨淨，又去備一碗人參湯與花錦章吃，然後上牀去安睡。卻好花錦龍、花錦鳳同各文武官員俱來問安。花錦鳳問道：「哥哥為何包起頭來？」花錦章見問，難將真情說出，只得扯謊說道：「偶因酒醉跌倒一跤，將頭皮跌破流血，故此包頭。」花錦鳳道：「為何不見二嫂奉侍？連丫頭們都走往那裡去了？怎麼一個也不見？」花錦章答道：「我曉得諸位大人知我有病必要來看我，故此叫他們迴避了。」正說之間，聖上差太醫前來看病，花錦章不敢與他看，只說：「頭皮跌破自有外科醫治，有勞先生了。」這些官員問候一回各自告辭回去。且說花子能跑離了七畝莊心中才定，一邊走一邊想道：「梅氏啊梅氏，爾為何如此無主意？我叫爾不要性急慢慢計議，為何不聽我話？到今日引火自燒其身。可惜爾花容月貌、少年青春，如今沒處與爾作樂了。只是我爹爹正在氣惱之際，我且避開，走去別處躲閃一年半載再作道理。」遂回府中取了三百兩銀子，打了一個包袱，急急離了府門，也不想要到那裡去，只是信足而行，有路便走，這且慢提。

且說花府家人見走了少爺，遂報與太師爺知道，花錦章聞報歎口氣道：「家門不幸，出此畜生，他走得離是其造化，不然一命亦將送他歸陰，也罷。」

且說蟒蛇山這些英雄義同肝膽，情勝骨肉，因施必顯要報父仇，所以招兵買馬，積草囤糧，要殺上京城削佞除奸以扶國家江山社稷。這日忽見探子來報道：「雁門關總兵寶景凡領兵前來征討，請令定奪。」童孝貞問道：「離山尚有多少路？」

探子答道：「尚有二百里之遙。」童孝貞遂賞探子銀兩，再去打聽。探子叩謝而去。施必顯說道：「他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殺一雙，怕他甚麼寶景凡？」李榮春道：「這支人馬恐怕難殺哩。」眾人齊道：「自古說得好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有什麼難殺？」李榮春道：「施兄，難道爾忘記了麼？我去年寫書與爾，叫爾到雁門關寶景凡麾下立功以圖進身，方好報仇，爾不到邊關去卻到此山上來，做甚麼就忘了？」施必顯問道：「就是他麼？」李榮春道：「正是他，今奉旨提兵到此，我等切不可與他相殺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不與他相殺豈不被他看得我們多是不中用的了？」李榮春道：「他忠良臣子，與我爹爹相相好，若與他相殺，一則恐不能勝他，二則傷了先人交誼，只用善言分訴，以禮相加，各將我們冤情由一一訴明，叫他轉達聖上自有招安赦書，方不失朝廷臣子。」眾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煩李兄先寫函書與他，看他如何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目下花錦章弟兄官高位重，我田大修尚且碰他不過，何況一個總兵官，如何替得我們辯明此事來？」李榮春道：「我先將冤情對他告訴，看他做得來抑做不來，再作道理。」

不說蟒蛇山眾人議論，且說寶景凡帶了大隊人馬來到山下，紮下營寨，寫了戰書，差人送上山去。童孝貞看了戰書道：「既這老頭兒不講情理，待我殺下山去殺他片甲不回，叫他曉得我們的利害。」李榮春阻住道：「不可如此，待我寫書送去，看他怎樣回我？」遂寫書一封交與來人帶去。差人回營，將書呈上，寶景凡將書拆開觀看一遍，笑道：「原來是花錦章這老奸賊陷害他們，我起初並不曉得他們有此委曲，今日既知此事，想花賊雖有威權我卻是不怕他的。只是我乃奉旨前來剿捕，不便按兵不動，如今一面與他交兵以掩三軍耳目，一面上市表奏聞便了。」遂修書一封回報李榮春，又寫一道表章差官進京奏聞皇上。

且說李榮春見了回書，遂與眾人計議下山與寶景凡假意相殺，以掩三軍耳目。

且說差官一路兼程趕到京城，在午門外候駕，要等皇上登殿便好奏聞。誰知被花錦鳳見了，想道：「蟒蛇山勝敗尚未有報，怎麼鬼頭鬼腦上來奏章？我想寶景凡這老頭兒不是好主顧，到要盤問他才放心。」遂叫差官上前來問道：「爾上表章所奏何事？」差官答道：「下官不知。」花錦鳳隨即吩咐家人：「將他表章取來我看。」家人即將差官表章搶來呈上，那花錦鳳將此表章拆開一看，心中大怒，走來與花錦龍計議。花錦龍對花錦鳳道：「可吩咐家人將差官先行拿下捆綁了，然後奏聞聖上，說寶景凡私通賊黨，按兵不動，只這八個字寶景凡就當不起了。」花錦鳳聞言說道：「不錯，就是如此。」即時吩咐家人：「將差官帶回府去結果他的性命。」只聽得景陽鐘響，皇上登殿，花錦鳳出班奏道：「今有寶景凡私通賊黨，按兵不動，乞我皇拿下問罪以正國法。」皇上聞奏，即時傳旨：「著該部差官前去將寶景凡拿來，三法司勘問復旨。」兩班文武退朝，刑部即刻差官齎旨而去。不即一日，差官已到寶景凡營寨。寶景凡聞知聖旨到來，忙排香案出營迎接聖旨。接進大營，欽差當中說道：「聖旨已到，跪聽宣讀。詔曰：茲據中樞殿大學士花錦龍奏稱，寶景凡私通叛逆，按兵不動，著即扭解來京，交三法司勘問。旨到之日即刻拿解。欽哉謝恩。」寶景凡三呼萬歲，兩旁校尉上前將寶景凡衣冠剝去上了刑具。寶景凡長歎一聲道：「蒼天啊蒼天！那知朝廷聽信花賊，將臣忠言當作惡言。」欽差吩咐：「將寶景凡打入囚車，吩咐參將代理營事，等新官到來再行征剿。」隨即起身望京而去。

且說蟒蛇山探子打聽此事，連忙上山報與眾位大王知道，眾人聽得此報各懷不乎，俱各大怒，叫道：「可惱啊可惱！奸賊如此弄權，又將一個忠臣拿去了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如何？我說寶景凡那裡碰得花錦章過？如今將他拿解進京，一定凶多吉少，如何是好？」童大王恨道：「一不作二不休，索性將他搶上山來才見我們的利害。」施必顯大叫道：「若不搶來非為好漢。」張順亦道：「先搶了寶景凡上山，隨後殺上京城，拿住花家奸賊與他算帳。」湯隆說道：「除此之外，別無他法。」

李元宰說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快些趕緊前去。」李榮春此時要盡忠心也不能容他主意，乃說道：「速速就行，不可耽擱了。」

准有陳鬆呆呆坐著，眾人見他是個文墨中人，武事全然不知，所以施必顯送他一個混號叫做實牧童。此時弟兄五人多是青衣小帽倚力為勝，只叫嘍囉遠遠照應，遂一齊上馬下山，一路追趕。趕了一百餘里，看看已趕上了，各舉兵器上前亂砍，這些押解官兵如何是他們對手？不消一回俱已殺散。遂將囚車打開，施必顯跳下馬來將馬與寶景凡騎，因他自己生成兩隻〔飛〕毛腿，比馬走還快些，遂一同回山而來。

走不多路，只見前面有幾個獵戶圍著一個孽畜，在那裡呼呼吸喝、亂嚷亂打。那湯隆並李元宰二人看見，趕上前來一看，只見一個怪物，羊頭狗尾猿身，遍體毫毛皆有花紋，兩眼猶如銅鈴一般，這些獵戶雖然拿刀拿槍卻拿他不祝此怪物不但不怕，反有傷人的模樣。湯隆喝聲：「畜生，到底是甚麼東西？」李元宰道：「我們將這畜生拿來剝皮。」二人即跳下馬來，雙雙舉起兵器齊走上前，將那怪物一叉刺去，那怪物大吼一聲，望湯隆便罵，湯隆將身閃過，又是一叉望怪物胸前戳去，那怪物亂跳亂罩，只是要撲來抓人。李元宰看得親切，舉起一棍打在怪物腳腿，那怪物大吼一聲，回身望東南方跑去。湯壘李元宰並餘個獵戶一齊趕去。湯隆走得快卻先趕上前，只見那怪物望一間破房走了進去，湯隆亦已趕到，一叉刺在怪物腿上，那怪物大吼一聲就地一滾倏然不見，只見一人睡在地下，大叫一聲：「痛殺我也。」即坐起身來，大罵道：「是那個狗亡八瞎了眼睛的，敢來戳我花少爺麼？」湯隆問道：「爾這小賊種就是花子能麼？」爾說花子能為何在此打睡？因從京中逃走出來，一路行來，到了此地忽然身體困倦，故在此破房內打睡。因他原形出現，被眾獵戶圍住想要拿他，卻好遇著湯隆將他刺了一叉，忽然醒來，罵道：「爾這狗亡八，放爾娘的狗臭屁，我花少爺的大號爾也敢叫起來？」湯隆亦罵道：「花子能我的兒，爾今日也在此了。」一手攔腰抓起，卻好李元宰也趕到了，見是花子能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決些拿回上山去。」花子能被擒，亂叫：「地方救命埃」那些獵戶見二人如此兇猛不知何故，不敢上前來問，只好呆呆的看，湯隆遂將花子能橫挾在脅下，叫一聲就是一拳，打得花子能不敢做聲。二人來見眾人，說明此事，眾人大喜，一齊回到山上，將花子能交與嘍囉捆綁了。

眾人各到廳上，見了禮坐下請安，各對寶景凡問說受驚了，互說幾句言語，即時吩咐備酒。湯隆將拿花子能緣故說與田、李二人知道，田大修、李榮春二人大喜，吩咐將花虹跪門而進。

兩邊嘍囉答應一聲，將花虹拖著從左門拖進，又從右門拖出，又從正門拖進，來到正廳將花虹高高舉起，報聲：「花虹到。」

當面又將花虹踩下跪的。花虹被這一踩暈倒在地，頭鼻都磕破了，血流滿面。童大王問道：「花虹，爾可曉得這裡是甚麼所

在？」花子能應道：「不過是個強盜賊寨就罷了，有甚大不了的事！」童孝貞道：「放爾娘的狗臭屁。」吩咐左右：「掌嘴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將花虹打了二□下嘴巴，打得花虹頭暈眼花。

施必顯走下來叫聲：「花虹，抬起頭來，認認看我是誰？」花子能抬頭一看，叫道：「爾是施必顯麼？不該冒犯我花少爺。」

施必顯道：「爾這賊烏龜，什麼花少爺？待我奉承爾這花少爺。」舉起腳尖亂踢，踢得花子能滿地亂滾。只見施碧霞走出來，叫聲：「哥哥，且慢踢死他，待我問他。」乃叫道：「花子能，我且問爾，我母子流落在揚州，只為母死無棺槨衣衾，故此賣身葬母，爾因何騙我到爾家中強迫為妾？李大爺有甚得罪爾，爾何故要用火燒死他？那時若沒有紅花姐相救豈不被爾燒死？」

花子能聞言想道：「原來果是紅花放李榮春走的。」施碧霞又罵道：「花子能，爾全不想父叔高官大祿，全不想朋情友誼，全不想天理良心四個字，全不想國法如爐，作威作福，為何今日一句話也沒有？」花子能沒奈何，哀求苦告道：「施小姐啊施小姐，望爾諸事看我同胞小妹一筆勾銷，不必提起罷。」施碧霞聽他說同胞小妹，不覺眼紅流淚，正要再罵，只見丫頭出來道：「施小姐，太太請爾進去。」施碧霞遂同丫頭入內。那李榮春大笑，叫聲：「花子能，爾抬起頭來看看，看認得我是何人？」花子能抬頭一看，不覺心驚膽戰，哀泣求道：「如今從前之事不必說起，看在朋友面上饒了我罷。」李榮春道：「爾今日也知朋友之情麼？為何去年六月初三夜全沒有一些朋友之情？我與爾有甚大冤大仇，害得我如此光景？如今曹天雄那裡去了？小呂布何在？可笑爾在為人在世，妻子與他通姦全然不知，虧爾羞也不羞。」花子能此時恨地下無縫可鑽進去。

那田大修叫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烏龜太沒了良心，倚恃父勢，無惡不為，爾妻子與人苟合，我田大修代天巡狩豈可知而不究？因奸謀命豈容輕恕？按律理當正法，爾就公然陷我為盜黨。如今爾看這眼前的人那一個不是強盜？老實對爾說，如今要興兵殺上京城，爾何不去出首？今日因何無一句話，猶如烏龜一般伏在地下？來、來、來，我推爾為尊做個強盜王好麼？」花子能此時那裡敢吐口氣，只是定定任他們去罵。

只見走出二個丫頭來道：「李太太吩咐，請花少爺內堂相見。」花子能見說李夫人請相見，暗想道：「起先是不必要想活了，如今李夫人請相見，料想有些好消息，一條性命頗略有些見望活了。」兩邊嘍囉將花子能押往後營。來到內堂，報聲：「花子能押到。」只一腳將花子能踩在地下，花子能叫聲：「噯唷！跌死我也。」李夫人立起身來叫一道：『「花少爺受苦了。」花子能叫道：「李夫人，救命啊！」李夫人道：「我一問花少爺，爾家是住在揚州麼？爾父在京為相，兩處為何不住，來到此山？」不知花子能如何對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